

过年

□应忠良

春节过年是中国人最大的节庆，也是小孩子们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过年了，可以穿新衣裳，可以有肉吃，可以有压岁钱，可以放炮仗，可以走亲戚。过年可以不要读书，尽情嬉戏……因此，过年便成了我小时候最期盼的事，用大人的话说，天天过年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一

新年一过，我似乎就着手为下一次的过年而奋力并积聚能量，以期届时再一次灿烂绽放。和风布暖，宠柳娇花，我无心品赏，更无意羁留春色——春天离过年太过遥远，我只想让这一页早些翻将过去。骄阳盛暑，蚊叮虫咬，我并不畏惧，因我知道这是走向“过年”必受的折磨。秋风萧瑟，满目凋零，我并不悲秋，因这是迎向“过年”必经的路径。雪雨风霜，透骨吹寒，我却是喜不自禁——冬日既已来临，这“年”自然也已为时不远。

我终于闻着日复一日日见浓重的年味了。入冬以后，裁缝师傅的活计便开始忙顿起来，一家一户地忙着裁制过年新衣。进入腊月更是家家户户屠猪宰鹅。制作泡米糖，也是每家每户少不了的，且颇要有些技术。一般在夜里头，须得关紧门窗，生怕被“老奶公”掠去。每年腊月的下旬，家家户户都要掸尘亦即大扫除，洒扫庭院，掸拂尘垢蛛网。除去浆衣浣帐，还把各种门柜、器具一一搬到池塘边洗刷、晾晒，尤为隆重。

家父擅长书法，从我五岁开始，他就让我认字写毛笔字了。大约是从七岁开始，写春联便成了我的专利和任务。每当家中来了客人，父亲总会指着门楣上的春联述说一番，那神情颇有些自得。

吃年夜饭之前，有个仪式。先是在八仙桌上摆上猪头、全鹅全鸡、糯米糕、豆腐等，再依次摆放八只古旧的瓷制小酒盅，斟上酒，点上香烛、灯笼。我们小辈便跟着父母膜拜。至于大人们口中念叨什么，对于我并不在意，我在意和急不可耐的是接下来的放炮仗。

那时候物资匮乏，普遍经济拮据，不少人家便连炮仗也省了去，而父亲可能因我喜欢的缘故，总会花去一元多钱买上一捆十只的炮仗。通常祭天敬祖时会放去七八个，留两个于正月初一晨起时施放，那叫开门炮。炮仗的威力很大，第一响炮仗腾地而起，第二响便在空中响亮炸开。由于年少，我自是不敢，而是捂着耳朵，看着炮仗在父亲的手里腾地升空，在村野的天空中久久回响。空气中则弥漫着一缕缕硝烟，浓香馥郁，让人陶醉。自然这年也便进入高潮，于我也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与快慰，似乎这一年来的奋力与付出，我便都得到了补偿，梦想也都得到了实现。

一道吃年夜饭的除了自家人，父亲通常会邀上三五邻里和知己世交，天南地北，把酒话旧言新。黄酒是自家酿造的，色正味醇。主人敬酒，客人谦让，热乎得很。几次三番，已是一坛美酒下肚。也唯有此日今宵，劳顿了一年的大人们才有了真切的笑意与快慰，更将生活的重负与世道的艰难皆且的抛下，让自己沉浸于这浓重的年味当中。

接下来便是守更易岁。煤油灯下，亲人们围于桌案，静静地聆听父母追宗溯源。或是村中逸闻，或是祖上旧事。都是些陈年老账，也不知翻捡过多少回了，可我就是百听不厌。偶尔，父亲会与村中同好于除夕之夜的家中，吹拉弹唱，自娱自

乐一番。曲调多是浙中婺剧中的“庆八仙”，还有古曲“二五六”等等，喜庆得很。父亲操的是二胡，间或唢呐。每于此时老屋里外便围着一堆人，一同分享与送度这辞旧迎新的除夕之夜。

二

正月初一，我一早便跟父亲起床，燃放开门炮仗，然后吃鸡蛋面条。鸡蛋面在那时的家乡算得隆重与奢侈。平日里唯有时逢生日，或是尊贵的客人可以享用，此外就是正月初一了。记忆中，有好些年正月初一的面条都是嫂子一早煮好端送过来，就算是对公婆、老人的敬重。习俗里好像正月初二才开始出门拜年，因此正月初一是正月里难得清闲的日子。大家一式身着新衣，玩牌、聊天，或三五成群去爬山登高。大人们说正月初一是老鼠迎亲的日子，于是当晚家家户户，人们便都早早地睡下，免得惊扰鼠姑娘。我一直弄不明白，平日里人们那么厌恨老鼠，今天怎么就化敌为友，成鼠之美了。

正月初二，人们便纷纷走亲访友，大道上人群络绎不绝，行色匆匆，就像是全社会的大串连一般。村子里既走了许多回娘家与走亲戚的邻居，同时也来了许多陌生面孔。一个个新衣新鞋，就连平日里异常淘气的顽童，也俨然一副绅士样子斯文起来。每遇到一位客人，便相互仔细端详打量一番。遇见孩童，大人们一准便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一年不见怎就窜得如此之高了。

姐姐、外甥、外甥女们也是每年的正月初二一准前来给父母拜年，送来许多孝敬父母吃的东西。这是我最快活的日子。除去姐姐、亲戚给我压岁钱，还有众多的外甥可以结伴玩耍，连晚上也是时常与他们一道同床而眠。姐姐们回去后，还有其他的亲友陆陆续续来访，这样闹腾的日子，总要延续到初八、初十的样子，才大致告一段落。这时，天气也已日渐暖和起来。一年之计在于春，大人们也纷纷恢复劳作，这年味自然而然也如同春联的颜色一般渐渐淡去……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尤其正月初一以后，转易变是一日，真想把它拽住。也曾想长大了发明一种机器，该快时候让它加快，该慢则慢！让美好的“过年”时光暂且放慢脚步，甚或永远地定格在那里，让辛劳的大人们也永远沉浸于这“年”里头，无须劳作，没有忧伤，没有烦恼……以后长大了，我才知晓，其实大人们的生活里头是不可能没有忧愁的，哪怕过年也是如此。扯布、做衣、制鞋，年货的置办、

回礼……都需要钱，都需要应对，只是你我这般年少，浑然不知愁滋味罢了。

三

“不信芳春厌老人，老人几度送馀春”。在一年一度的守岁中，父母一年比一年老去。自从外出求学、谋生，我一直遵循着与老人一道吃年夜饭、厮守一屋，一道守岁迎新的传统。但因吃公家饭的缘故，回家过年的时间，往往要捱到腊月的廿九甚至年三十。年一过便又得匆匆返程，因此，这年就过得异常的匆忽。书写对联自然也已不再。如果说过年是一首合奏曲子，以往我是这乐队中的一分子，而现在我俨然一个迟到了的听众而已，不曾前奏，便到了高潮。也有如吃的汤团，来不及细细咀嚼、品味，囫圇一下就吞滑入肚。再往后，父母相继故去，便再也不能闻听父亲重复多遍的叨诉，也永远没有了母亲的菜香和倚门期盼的眼神。

此后，我也曾几次三番地回到故乡过年，总想重拾旧时的年味。只是我发现，对于过年，邻里乡亲照样隆重的很，数万响的鞭炮从一幢幢新楼的顶端一直悬垂到地上。昔日的炮仗已难觅踪影，替而代之的是五花八门又大又响的礼花。这样的年炮除了制造噪声与垃圾，与其说是喜庆，还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攀比和财富的炫耀。

路阔了，车多了，但时空的缩短似乎并没有拉近人与人及亲友之间心的距离，相反远不如原先的质朴与真挚。这不，出去拜年，车轱辘一转放下礼物立马便走。更有甚者便连这形式也都省去，电话一通就算拜年了。

春联也还是贴的，只是这春联连同泡米糖已都是工业化的产物——花钱从市场上买的。唯独这浓浓的年味与亲情市场上没得买，也永远是花钱买不来的。要说如今亲情淡了不好说，可这年味年复一年的淡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年年岁岁今又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一日，女儿偎着我撒娇，突然发现新大陆似地说：“爸！你的白发又多了！”是啊！这就是岁月，这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意味。小时候，这年带给我的尽是快乐与幸福，如今，这过年带给我的除了亲人的团聚，更添送我许多的华发，和对于已故亲友的思念以及对于往昔过年美好温馨的回忆。现在我还不老，但我会老的。我不晓得自幼对于过年的向往，日后会否变作对于过年的惧怕。我只知道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逝者如斯，这一年一度的春节须得珍视，认认真真把它过好才是！

我只对你一个人说新年快乐

(组诗)

□剑雨

跨年

昨晚未唱完的歌今夜接着唱
电视里的跨年演唱会
等新年变旧些再看
我讨厌新年的祝福了
再美好的祝福
也换不回爸爸妈妈的年轻
在新年钟声敲响的那刻
我只对你一个人说
新年快乐

春联

我把十二年前未用的蛇年春联
贴在今年的蛇年上
它当年祝福的山河锦绣
人寿年丰都如愿以偿
现在它贴在门框上
可以正儿八经地把当年没说出口
的祝福对着现在的我
再说一遍

赏灯

树上挂着的彩灯像手机对着星星
用二十倍数码变焦生成的影像
从遥不可及到触手可得
赏灯的人目光开始变得短浅
他不再抬头看天
月亮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他也不愿低头去看江上的渔火
久未见过的萤火虫也不再提起

除夕

烟花为天空做艾灸
我用一把崭新的园林剪刀
为旧年结满柿子的柿子树修剪枝叶
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用积攒多年的功力为自己刮骨疗伤
我暂时想不起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一把

春晚

春节联欢晚会叫成春晚后
我就不怎么爱看了
美好的事物不能删节
要丝毫不减原汁原味地保留
南溪江的一块普通石头
会因某个人的出现而叫作三生石
三生石也不能白当
在三生石上说过的每一句话
任何时候都要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

立春

在田野迎接春天
就不用 在门窗上插上竹叶
无所事事也不好
找一畦菜地做做样子
晌午你送来热气腾腾的饭菜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锄头
坐在田埂上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说就差一壶酒了
你笑而不语
低着头采摘新鲜的蔬菜
把沾满泥巴的手在荷塘里洗了又洗
我说二月春风似剪刀
你笑我这么快就把你看穿了



采蘑菇的小朋友 刁建华 摄